

白侍郎 —— 著

恋爱过敏处方



Lore
allergy prescription

—— 上 ——



天真纯粹 & 高武力值 涅槃重生 & 隐忍温润
菜鸟警花 VS 刑侦顾问

一场抑郁症男神的虐狗爱情 / 扮猪吃老虎的标准范本

爱情就像过敏原 / 我惧怕碰触 / 却始终在渴望 / 远离你 / 是我爱你的最好方式。

Lore
allergy prescription

白侍郎 ———— 著

恋
爱
过
敏
处
方

—— 上 ——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恋爱过敏处方 : 全2册 / 白侍郎著. --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7

ISBN 978-7-5594-0465-7

I. ①恋… II. ①白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14282号

书 名	恋爱过敏处方
作 者	白侍郎
出版 统 筹	黄小初 周亚林
责 任 编 辑	姚 丽
策 划 编 辑	赵芳怡
责 任 监 制	刘 巍 江伟明
出 版 发 行	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印 刷	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80×1230毫米 1/32
字 数	400千字
印 张	16.5
版 次	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	ISBN 978-7-5594-0465-7
定 价	55.00元(全2册)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制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法律顾问: 北京市佳泰律师事务所 尹昌友

目 录

Chapter 1
美貌的男人 ————— 001

Chapter 2
不爱吃饭的顾问大人 ————— 035

Chapter 3
杀手的救赎 ————— 067

Chapter 4
迷雾重重 ————— 095

Chapter 5
孩子气凶手 ————— 129

Chapter 6
不敢爱你 ————— 161

Chapter 7
就得一直抓着你 ————— 191

Chapter 8
峰回路转 ————— 223

Chapter 1

美貌的男人

乔小船从案发现场开车到警局附近，发现警局大院东边隔了一条街的一排商铺中间，有家咖啡厅已经开始营业了。

这是她调回岸宁市的第二周，清晨6点，下着小雨，天色阴沉如夜，正如她此刻的心情。

就在刚刚过去的黑夜里，又有一个人遇害了，死在了谷园路蓝岛酒吧的后巷，与前两个受害者一样死于氰化钾中毒，同样手心被刺穿，伤口里插上了一朵黄色的鸢尾花。

“太嚣张了！”乔小船骂了一句，右手狠狠地拍在方向盘上，愤怒和一夜没睡让她的头隐隐作痛，她不得不停下车，打算买一杯咖啡提提神。

她顶着小雨跑过去，咖啡厅里亮着灯，拱形吧台后面却没有，右侧有一个门开着，隐隐传出明暗交错的光，她喊了一声：“有人吗？”

外面骤然起了风，从开着的窗户卷着雨点刮进来。窗帘被掀得呼呼作响，雨声也瞬间嘈杂起来，乔小船一阵心慌，下意识按住腰间的警棍，慢慢朝右侧的门走去。

门内光线的来源是墙上的一个液晶屏，巨大的屏幕上正在展示一张照片：一个年轻女孩仰面躺着，面容甜美红润，左手搭在胸口，右手自然舒展，掌心的黄色鸢尾像是汲取了血液从她身体里长出来的，隔着屏幕，仍娇嫩轻盈得仿若蝴蝶一般翩翩欲飞。

乔小船朝里走了两步，突如其来的黑暗令她呼吸发滞，身体似乎碰到张桌子。她胡乱一摸，摸到一个圆滑坚硬的东西。

液晶屏上霎时换了另一张照片：一个男性死者躺在一处屋檐下面的台阶上，神态安然，仿佛只是酒后酣睡。他的左半边身子被雨淋湿了，右手

摊开，一朵黄花被呵护着，静静盛放，几乎是在同时，乔小船意识到手中摸到的东西好像是人的头骨，她火烧一般猛地甩脱，液晶屏前面的阴影里有个人被惊动了，转过头来。

“警察！不许动！”乔小船大叫一句，一步蹿上去，阴影里的人刚站起来，就被她一个猛子扑倒在地。那人挣扎了一下，乔小船扣住他的头往地上狠狠一磕，顿时把他制伏了。

把人翻过去，用手铐铐上，乔小船拿出手电照着，开了灯。

这竟是个空间很大的房间，只是两边的卷闸窗都没有打开，显得阴森森的，她迅速用目光搜了一圈，找到自己刚刚扔出去的头骨，却发现那只是个石膏做的模型，已经摔成了两半。桌子上还摆着不少，有半身的也有全身的，有的胸口插着刀，有的头被开了瓢，有捆绑着的，也有被大卸八块的。乔小船反应过来，这些雕塑都是仿照谋杀案被害者的尸体做成的。

得是一个什么样的变态，才会钻在这样一个黑屋子里，鼓捣这样的东西啊？

乔小船皱着眉去看自己制伏的那个人，他双手被铐在身后，侧身躺在地上一一直没怎么动，大约是刚才被磕懵了。

液晶屏上的照片又换了，上面的人乔小船并不陌生，是她正在调查的这起连环杀人案的第一位受害者。

乔小船走过去踢了那人一脚：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
他慢吞吞地坐起来，靠着沙发腿喘了一会儿，才抬起头说：“姜洵。”

乔小船的目光落在他脸上时，微微怔了一下，涌上脑海的第一个念头是：这人也……怎么说呢，总之就是，长得太……不像个男人了。

那皮肤比她的都细嫩，眼珠比她的都黑，眼睛长长的，脸小小的，透着股鲜嫩劲儿，但露额的发型又显得眉宇堂堂，十分清爽帅气。他穿着件家常的深灰色裤子，衬衣下摆的前面塞进去了，后面露着，稍微有点邈邈，还有点慵懒。

乔小船不太看得惯这种男人，没好气地又问了一句：“知罪吗？”

他仰着头，眼神挺无辜的：“警官明示？”

乔小船指了指液晶屏：“人是不是你杀的？”

他肃然摇头：“冤枉。”

乔小船拎起一个遥控器，将照片定格在屋檐下的男死者那张：“这个人是昨天晚上9点到11点之间死的，凌晨4点多我们接到报案。我刚从现场回来，照片还在技术人员那里，我都还没看到，你从哪儿得到的？”

他沉默一会儿，眼睛看着乔小船，好像在打量她，但又漫不经心。他突然说：“警官你长得挺漂亮的。”

乔小船又给了他一脚：“少嬉皮笑脸。”

他缩了一下：“但眼神不太好，你看我长得这么单纯诚实，像个杀人犯吗？”

乔小船揪住他衣领把他拎起来：“跟我回警局。”

谁知他被推搡着刚走了两步，就靠着一个书柜不肯动了：“警官，劳驾，容我先吃个药。”

乔小船抽出警棍往他后腰上戳了一下，不耐烦道：“老实点，别耍花招。”

他回过头，乔小船注意到他的脸色确实不太好，似乎比刚才白了一些，但那嘴唇微张，又虚弱又隐忍的样子简直太妖孽，怎么看怎么有点像个娘儿们。乔小船顿时气不打一处来，刚要教训教训他，他已经靠着书柜滑了下来。乔小船吓了一跳：“什么药，放在哪儿了？”

他用眼神示意，乔小船忙跑去把药瓶拿过来，拧开盖子：“几颗？”

“四……颗。”

乔小船捏住他下巴把药粒塞进去，又跑去拿水，一通忙活。他靠着书柜大口喘气，终于慢慢安静下来，乔小船看了一眼那瓶药，上面都是英文，看不懂。

这时她电话响了，掏出来一看：警局刑警队队长，郭长悦。她赶紧把电话接起来。

郭队问她在哪儿，她汇报了目前所在的位置，还说抓到一个嫌疑犯。

郭队沉默了有两秒钟：“你说你现在在哪儿？”

“就咱们警局大院东边，一个咖啡厅，叫木舟。”乔小船说得挺兴奋，“要不然郭队你过来吧，亲自看看你就明白了，妥妥的变态杀人犯老巢，大隐隐于市呢。”

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乔小船觉得郭队下句话说得似乎有点破音：“人没事吧？”

“开玩笑，我是谁？我……”

“不是问你。”郭队把她打断，“我说……嫌疑犯，嫌疑犯没事吧，你没揍人家吧？”

乔小船挺莫名其妙的：“没啊，他挺配合的。”

“那就好，你现在老实蹲着别动，千万别动，一个手指头都不要碰他，我马上过去。”说完没等乔小船反应过来郭队就把电话挂了。

乔小船狐疑地看了看姜洄，发现姜洄也在看她，顿时又横上了：“看什么看？”

他是那种嘴角微微自然上翘的唇形，乔小船觉得他好似是笑了一下，又好似没笑，他说：“警官，你看一下照片上的时间。”

乔小船抬头去瞅液晶屏，照片右下方显示：5月15日，5：03。

5月15日，今天，5点钟左右的话，正是他们在现场取证的时候。

“照片是我们拍的！”乔小船猛然反应过来，“原来你不仅是杀人犯，还是个黑客，黑进了我们警局的档案系统？好大的胆子！”

姜洄一动不动地看着她，大概有好几秒，然后乔小船看见他这次确实是笑了一下，怒不可遏地上去又踹了他一脚。

“三脚了，警官。”他慢悠悠地说。

过了三分钟左右，郭长悦就赶到了，乔小船喊了一声“郭队”。郭长悦没理她，一阵风一样跑向姜洄：“怎么样，有没有事？”发现他被铐着，往后一伸手，“钥匙！”

郭队脸色挺严肃，乔小船下意识从裤兜里掏出钥匙。郭队一把抢过去，给姜洄开了手铐。

乔小船从小就认识郭长悦，她从省厅调到市局的这几天郭队对她特别照顾，她对小鱼小虾没兴趣，想办大案要案，郭队一上来就安排她进了“黄鸢尾案”专案组，所有的资料都是他亲自讲解的，去犯案现场也带着她，一直像教导徒弟一样对她又和蔼又严厉，不知为什么，乔小船觉得他这次有些生气。

这时姜洄说话了：“去案发现场的时候你应该叫上我，这样只发照片的话，不够直观。”

郭长悦说：“你才刚回来，我本来想着暂时先不打扰你，但实在太气愤了，罪犯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杀了两个人。”

“我没什么事，这样吧，我现在跟你回警局看一下尸体。”

乔小船完全傻眼了，这个人，不是变态？不仅不是变态，那照片是郭队发给他的？为什么，他是什么人？

郭长悦把姜洄从地上扶起来，指了指乔小船：“这是我妹，今年刚二十一岁，警校毕业不到一年，从小就比男孩还闹腾，莽撞是莽撞了点，但是疾恶如仇，假以时日会是个好警察，你别跟她一般见识。”

姜洄唇角略微牵了牵：“嗯。”

郭长悦拍了一下乔小船的头：“这是姜洄，二十六岁，岸宁大学犯罪学研究生，咱们警局的案件顾问，之前半年不在岸宁，这才刚回来就让你给铐了，快给人赔罪！”

乔小船被拍得往前扑了一下，摸着后脑勺想：二十六岁了还在读研究生，也没有很厉害啊，人家电影里的犯罪学专家这个年纪动不动都是教授

了呢。

她这样想着，鼻子里就“哼”了一声。郭长悦又拍了她一下，她“啧”地怒目而视，把姜洄给逗笑了。

黄鸢尾案目前有三个受害者，第一个叫程敏旭，男，死亡时间是去年5月14日，死时二十六岁，是一家动物收容所的员工，死亡地点在收容所的后山，父母过世得很早，没有亲人。

第二名受害者叫吴茜，女，死亡时间是今年5月3日，十六岁，高一学生，死在男朋友家的家具仓库里，死前有过性行为，DNA鉴定结果显示对方就是她的男朋友田某。据田某供述，那天完事之后他出去买吃的，中途接到同学的电话去了一趟同学家，再买了饭回仓库时，吴茜已经死了。案发现场遗留有炸鸡和饮料，警方推测凶手是以送外卖为借口进入仓库，然后趁死者不备杀害了她。经过审查，田某不在场证据充分，嫌疑已被排除，仓库附近的快餐店经过走访也没有收获。

第三个受害者的钱包里有身份证，身份很快就确定了，叫徐凯，三十一岁，住在谷园路附近的鸿兴路。他的妈妈和姐姐一起过来认尸，妈妈当场就晕倒了。

报案人是蓝岛酒吧的酒保，凌晨4点多他下班回家，看见后门屋檐下躺着一个人，他以为是喝醉了，而当时正下着雨，就过去想把人叫醒，却发现人已经死了。

郭长悦问他：“下班为什么从后门走？”

酒保回答说：“后巷有个水沟，沿着沟沿拐个弯，对面就是我家，比较近，我一直都这么走。”

郭长悦：“后门对客人是开放的吗？”

酒保：“开放，经常有喝多了上那儿醒酒的，但昨天晚上下雨，客人挺少的，应该没人去后巷。”

郭队问询时，姜洄就在一边旁听，乔小船拿着个小本做记录，时不时也问一句。

然后又问了徐凯的姐姐一些问题，比如徐凯最近都见过什么人，去过什么地方，有没有反常行为，有没有跟人结过仇等。

然而也没有得到什么关键线索，徐凯就是一个普通的无业游民，未婚，大学毕业之后找过几份工作，但都干不长，后来就干脆不工作了。他是独居，基本没有朋友，也不爱出门，唯一常去的地方就是蓝岛酒吧。

“你跟你弟弟关系不好是吧？”一直没吭声的姜洄突然问。

他的音调其实不高，但徐凯的姐姐和乔小船不约而同被吓了一跳。乔小船唰地一下将脸转向他，此时雨已经停了，稀薄的阳光穿过窗户，照得他的半边身子披上了柔暖的光。他眼眸的颜色也因此淡了一些，显得有点疏离。

徐凯的姐姐一直很焦虑，被问话的时候双手一直在无意识地互相搅弄，此时更是慌得话都说不出来了。

“你弟弟在鸿兴路的房子是你妈妈给他买的，你妈妈重男轻女，所以你跟你弟弟关系不好，昨天你们吵过架，对不对？”姜洄的姿势神态都没有变，就那么静静地看着她。

片刻，她才艰难地开口：“我们是吵架来着，昨天我去看他，说了他几句，他就跟我顶撞起来了。”她急切道，“但他的死跟我没关系，他是我弟弟，我不可能杀他呀……”

“为什么跟他吵？”

“……他一直不找工作，我妈的钱都贴补他了，那房子是家里倾家荡产给他买的，怕他找不到媳妇。我妈一把年纪，现在在外面租房子住，我说让我妈搬过来跟他一起住。他不同意，我们就吵起来了。”

姜洄说：“嗯。”然后就收回了目光。

房间里暂时陷入沉默，过了一会儿，郭长悦问：“姜洄，还有要问

的吗？”

他答道：“暂时没有。”

送走徐凯的姐姐时，乔小船边走边自己琢磨，然后一拍大腿，心道：徐凯的样子一看就是养尊处优惯了，而他妈妈又干又瘦，俩人肯定是啃老和被啃的关系啊，再说徐凯又没工作，房子肯定是他妈买的。而他姐姐，一看也是日子过得不容易的人，知道弟弟的死讯后，虽然表现得很悲伤，但悲伤后面似乎又隐藏着一种说不清、道不明的释然之感，仿佛对妈妈晕倒的担心更甚于对弟弟的死，他们姐弟俩肯定是由于母亲的偏向而一向关系紧张，甚至很可能经常都处在一种剑拔弩张的状态，而她因为怕被怀疑而引起的焦虑也说明这一点。

这样一分析的话，很简单啊，那个犯罪学专家也没什么了不起嘛。

详细的法医鉴定结果很快就出来了，死者确认死于氰化钾中毒，为颈静脉注射，体内酒精含量高，很可能是醉酒昏睡后被杀害。右手插黄鳝尾的伤口出血量少，创缘发白、平整，是死后伤，为锐器所致，时间为死后半小时到一小时。

郭长悦道：“已经派人去进行群众走访了，前面两位死者的社会关系以及氰化钾的审批管制记录也一直在调查。姜洄，你有什么看法吗？”

姜洄刚要说话，手机突然响了。他看了一眼，前一秒还淡定着，后一秒就从椅子上跳起来，一副慌不择路的模样，看见郭长悦朝着旁边自己的独立办公室猛指，他便溜烟跑进去了。

乔小船觉得挺好笑的，问过郭队才知道，姜洄是昨天晚上到的岸宁，郭队之前联系他，跟他说过这个案子，本来想把资料发给他，但姜洄有个哥哥据说挺厉害的，打电话过来很严肃地说姜洄需要静养，请郭队不要打扰，姜洄这次是瞒着他哥哥偷偷跑回来的，案件资料也是昨天晚上才拿到的。

乔小船不禁问：“他得的是什么病啊？”

郭队说：“精神方面的吧，具体我也不清楚。”

乔小船愣了愣，“哧”的一声笑了出来：“精神分裂吗？白天又乖又听话，晚上青面獠牙，跑出去杀人那种？怪不得，看他长得就挺分裂的。”

郭队笑起来：“没那么严重，你才刚跟他认识，怎么老一副对人家很有意见的样子？”

乔小船跷着腿朝天哼道：“就是看他不顺眼。”

等了一会儿姜洄还没出来，她悄悄走到办公室门口，支着耳朵听里面的动静，结果发现姜洄正在对着电话撒娇，顿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等姜洄打完电话出来时，看见乔小船朝他投来一个疑似鄙夷的目光。

他在椅子上坐好：“死亡时间在昨天晚上9点到10点的话……”

“9点到11点。”乔小船抬了抬手里的法医报告，脸上的表情堪称丰富，“咋这么不认真呢？”

姜洄定定地看了她几秒，然后笑了：“受害者死亡时间在10点以前，没有错，因为受害者手心的刺伤是在死后半小时以上发生的，而10点30分左右开始下雨，雨很大，这样密集的雨势会令罪犯觉得不适，所以他会在雨下起来之前或者刚下时完成刺伤，然后离开。”

乔小船没有说话，她还在反应，郭长悦问：“为什么说密集的雨势会令罪犯觉得不适？”

姜洄反问：“由黄色鸢尾，你联想到什么？”

郭长悦想了想，不太确定地说：“黄鸢尾又叫水生鸢尾，在河边湿地最常见……然后，通常5月到6月开花。”

姜洄说：“三起案件受害者类似，作案手法类似，作案水准稳定，罪犯在受害者手心插上了黄鸢尾，就实施犯罪本身而言属于没有必要的行为，具有标记性和仪式性，表明这是单人作案。

“特殊的标记行为能反映罪犯潜在的人格特征和生活经历，我们可以确定，黄色鸢尾对于罪犯来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，间接说明水、河流或

者湖泊对罪犯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，这种意义多是负面的、有刺激性的，罪犯童年时代可能有过溺水经历，所以他怕水。”

他停了一瞬，然后继续说：“罪犯应该是男性，身高在一米七以上，二十五岁至三十岁，偏瘦，形象很好，气质优雅、忧郁，重视精神生活，冷静、谨慎、整洁、有耐心。他的经济状况不错，有独立僻静的住所，有车，患有重度抑郁症，从事与人接触较少的工作，从他对静脉血管的精准把握来看，可能有从医经历或者有医学知识。”

乔小船脑子里闪过一个问题，还没来得及问出来，转眼又忘了。姜洵已接着开口了，他的声音始终是不疾不徐的，有种由内而外散发的从容，听起来十分悦耳：“有三个疑点，第一，三名死者手心的刺伤发生的时间有差别，第一名死者在死后一个半小时以上，第二名死者在死后十分钟之内，第三名死者在死后半小时到一小时之间，对于一个系列罪犯来说，我相信这其中的差异一定不是毫无意义的。

“第二，还是时间，去年5月罪犯杀了第一个人，今年5月他开始杀第二个和第三个，那么他在杀害第一个人时经历了什么？是什么刺激了他？这中间间隔的一年他在做什么？思想正在经历怎样的进化？或者说，他沉沦在什么样的地狱里，令他最后都无法走出来，只能再次大开杀戒？第三……”

“等一下！”乔小船终于想起自己的问题了，她有点气急败坏，“不能说清楚一项再说下一项，赶着投胎吗？”

姜洵挺平静地看着她：“不好意思我以为你跟得上，有什么问题，你问。”

乔小船将手中的报告随随便便卷成一个纸筒，身子往前探了探：“你说三起案件作案手法类似，这点我明白，但受害者类似是什么意思？他们有上班族有学生也有游民，有男也有女，有十几岁的也有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，怎么就类似了？”

孙长悦在旁边接道：“姜洄说的类似，是不是指三个人跟父母的关系都不是很好？”

姜洄点头：“与犯罪人画像相对的一个重要学科叫作被害人画像，在一个未破获的案子里，犯罪人是未知的，被害人是已知的，而如果我们理解了犯罪人为什么选择这一类被害人，就可以建立起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某种关系链。这对我们划定嫌疑人的范围，以及预测犯罪人以后犯罪所选择的对象都具有重大意义，尤其是那些有组织能力的系列案件犯罪人，他们对被害人的选择往往都不是随机的。

“在我们这个案件中，徐凯因为受到母亲的溺爱而被社会淘汰，这样的人不会感激母亲长久以来的付出，反而会对她有一种微妙的怨恨。吴茜十六岁就跟男性发生性关系，显然是问题少女，她跟父母的关系一定不好。程敏旭父母早逝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属于亲情淡薄的人，无论这是不是犯罪人选择目标的关键，这都是我们目前发现的三起案件被害人之间最表面的共同点。警官小姐，不知道我这样慢慢地说，你还满意吗？”

乔小船注意到姜洄是一个小动作很少的人，以前她省厅的领导给他们开会时，随着声音的抑扬顿挫会有很多相应的手势，有种指点江山的激扬感。姜洄却不同，他并不试图以此引起听者的注意，仿佛只是某一个闲散的午后，他在跟好友聊一些不痛不痒的天，仅此而已。

乔小船挥挥手里的纸筒，生龙活虎地道：“继续讲呀！你对罪犯的形象是怎么判断出来的呢？”

姜洄不由地笑了一下，耐心解释：“人们出现心理问题通常在青春期，而达到杀人的程度，至少经历了十年左右的孕育期。罪犯从去年开始作案，所以年龄应该在二十五岁以上，三十岁以下。

“他选择用痛苦最小、速度最快的氰化钾杀人，说明他不喜欢暴力，性格比较优雅细腻。死者手心的伤口平整，血液没有喷溅，也说明这一点。他厌恶血腥、凌乱，是一个整洁、有修养的人，这种人比较注意自己

的穿着和形象，他应该本身就长得不错。

“案发现场没有指纹，没有足迹，没有目击证人，也没有任何监控拍到。很显然，他谨慎、细致、周到。

“他有抑郁症，饮食少、难以入睡，所以体型偏瘦，通常有抑郁症的人生活方式偏向两个极端，一是被动、疏懒，持续陷于悲观绝望，常独坐或整日卧床，自暴自弃。二是自虐式地强迫自己专注于某事，这样的人反而比一般人更容易在一些领域做出成就，这会让他拥有不错的物质生活，虽然这不一定是他想要的，我倾向于相信罪犯属于后者。

“死者都跟父母的关系不好，表明罪犯有家庭缺陷，缺少来自父母的关怀，童年可能被虐待，从他在死者手中放花来看，更可能代表的是母亲，我们有理由相信罪犯童年的溺水经历和他的母亲有关。”

乔小船把他打断：“如果是因为母亲虐待导致他溺水，那他恨的不应该是母亲吗，杀的人也应该是具有母性象征的人啊。”

姜洵摇头：“过去一些乡村有在逝者手中放钱表达祝愿的风俗，而罪犯在死者手中放花，花是美好而脆弱的东西，这显然是另一种高于物质、偏向精神的祝愿方式。除了可以看出罪犯比较清高，注重精神生活之外，还表达出一种怜惜的情绪。这种情绪在整个犯罪行为中非常突出，说明促使他杀人的更可能是这种对死者的怜惜，而不是对母亲的怨恨。死者可能是一种替代品，替代的就是罪犯自己。

“他对母亲的感情很复杂，对于被虐待这件事，他一方面觉得自己可怜，另一方面又感到自责，觉得是因为自己做得不够好，才会被这样对待。

“他有抑郁症，经常觉得绝望，觉得结束自己的生命是一种解脱。我认为，罪犯是将这种自责感和自我同情转移到受害者身上了。他是在通过结束受害者的生命帮助他们寻求解脱，那就好像是，他自己也得到了解脱。他将死者的手心刺伤然后插上花束而不是直接将花放在手上，这可能正是自责感的外化，是一种自我惩罚。”